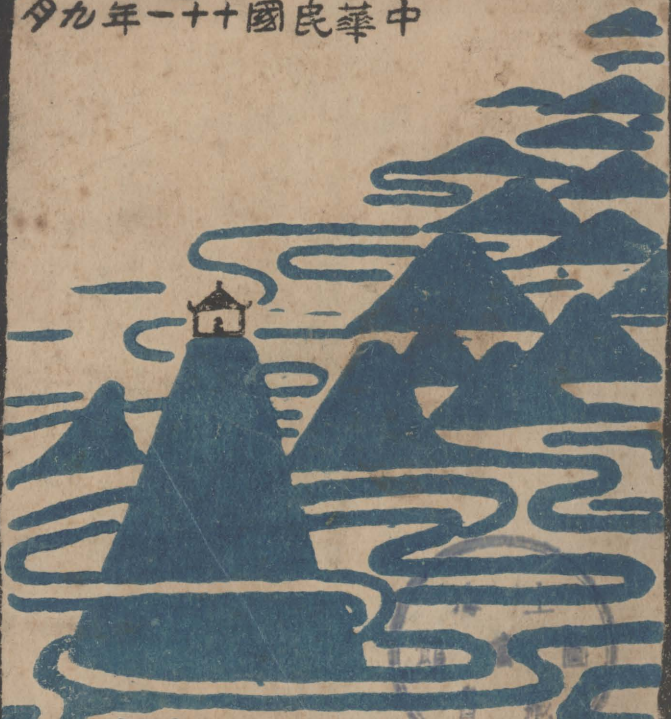


# 北山勝概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九日



整理全華山勝蹟籌備會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536B

北山勝概

王廷揚題



金華山色與天齊，  
一徑盤紆盡石梯；

步步前登青漢近，  
時時回首白雲低，

風偷藥氣名何限，  
水泛花光路卽迷，

洞口數聲仙犬吠，  
始知羽客此真棲。

——  
唐 袁 吉 詩  
。

# 北山勝概目錄

題字

王廷揚

卷頭語

方俶新

北山風景

金華山脈小志

趙情之

北山勝跡小志

曹松葉

北山諸勝蹟高度統計表

方俶新

每日城中喜看山，

却來絕頂望塵寰，

白雲何處爲霖雨，

尙在山尖霧鬱間。

——王柏詩。

## 卷頭語

金華之以名山稱者凡三；卽北山，東山，南山是也。北山距縣北二十里，乃金華之主山，故又名金華山，橫亘三百六十餘里。自唐宋以還，名士高僧之隱居修行於是山者，代有其人。山中多巖洞，其最著者有朝真，冰壺，雙龍三洞舊總名爲金華洞，卽道書第三十六洞名金華洞元之天是也。故名儒吟詠，志乘記載，於是山獨多，因之

聲名藉盛。東山距縣東五十五里，周圍三百餘里，山多松竹，雖無甚名勝，然青翠蒼鬱，入冬不謝，崇峻固遜於北山，幽雅則過之。南山距縣治九十里，自括蒼山北來，凝結於此，高倍於北山，周四百餘里，深邃幽遠，千峯層巖，羣岫縈紆，奇形異狀，不可殫述，惜距城較遠，人跡罕至，故記載亦多不及焉。

金華自杭江鐵路通車後，交通頓形便利，於是文人學士之來遊茲土者，日見其多。本年春，邑人有倡議整理北山諸名勝，以迓高軒者；衆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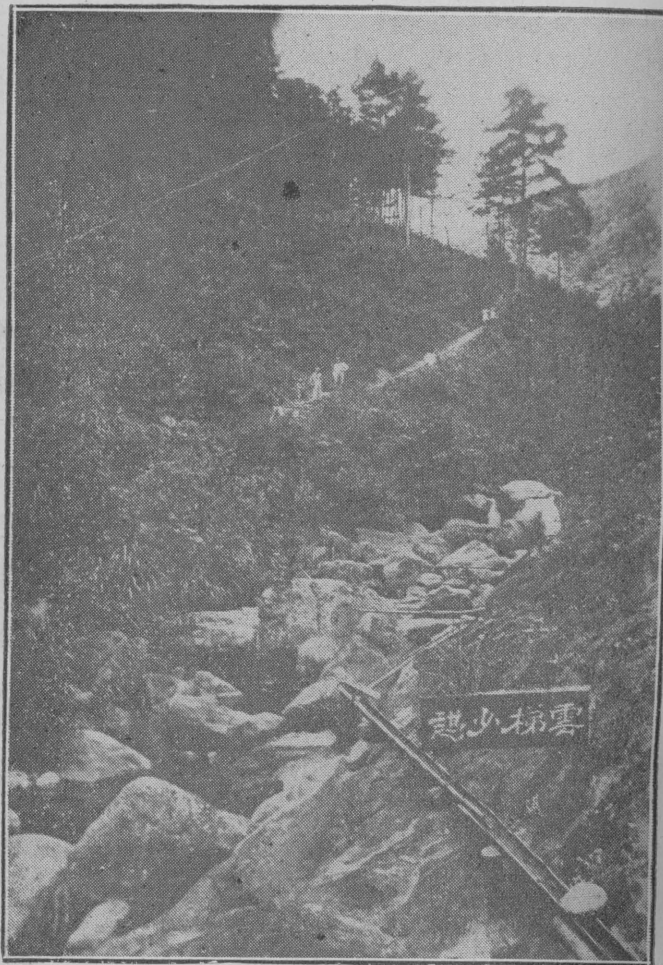
其說，因有整理金華山勝蹟籌備會之設立。是年秋，適逢中國經濟學社在杭州舉行第九屆年會，諸社員於討論社務之餘，有考察杭江鐵路沿路經濟狀況並乘便一遊北山之舉。不佞忝列年會籌備委員，且係金華地主，苦無涓埃之助，以襄盛會，爰集同志，將志乘所載以及前人遊記中之有關北山勝蹟者鈎元提要，摭拾精華，刊爲袖珍小冊，藉作探山指迷之助。惟急就成章，不免掛一漏萬，欲窮究竟，則前人著述，存者猶多，可以參證；至鴻文新什之爲名山生色者，尙有待於後之



來遊是山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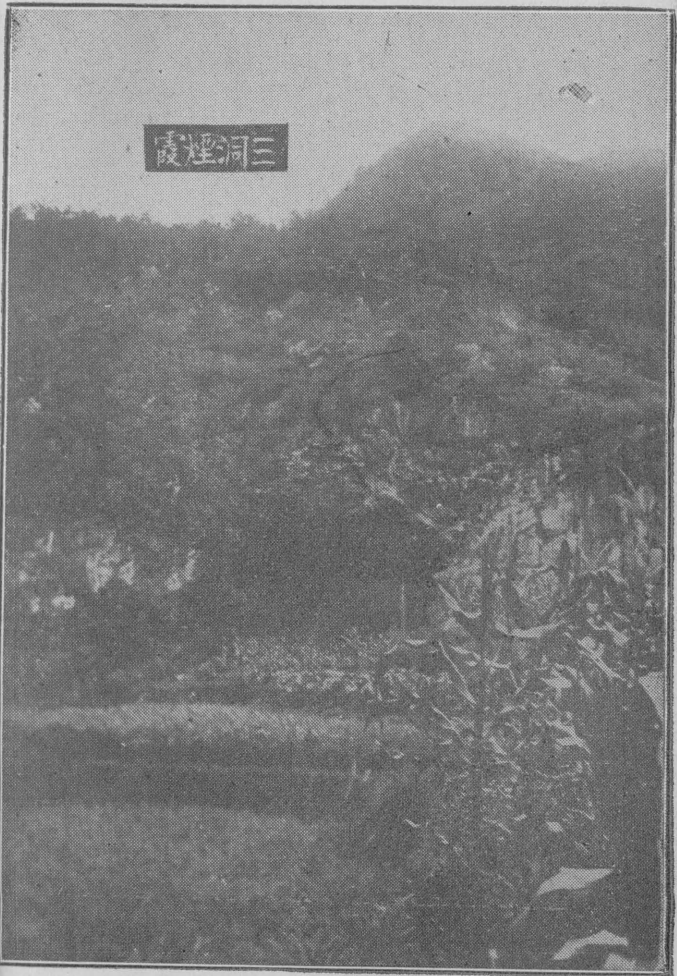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一年秋九月方俶新誌

雙龍洞中途之澗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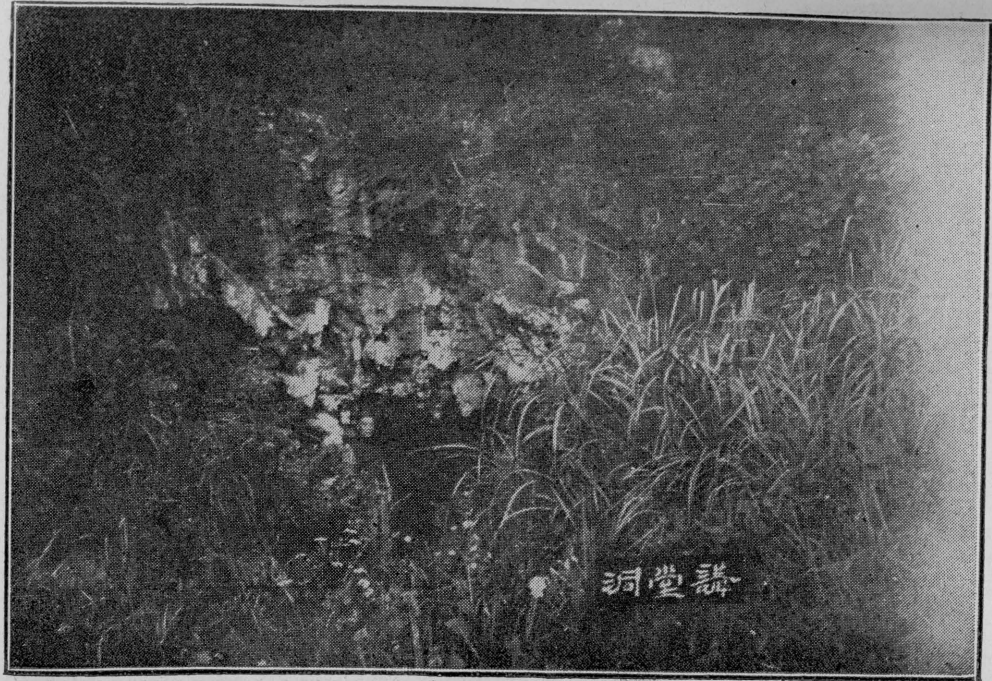


雙龍洞口

三洞煙霞



講堂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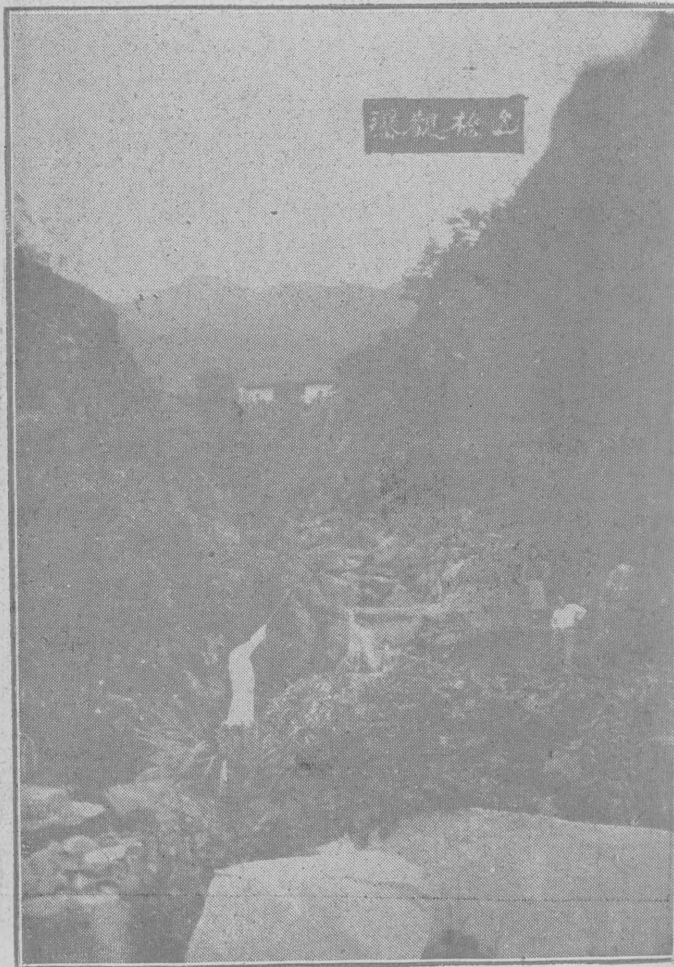
講堂洞

徐公廟



橋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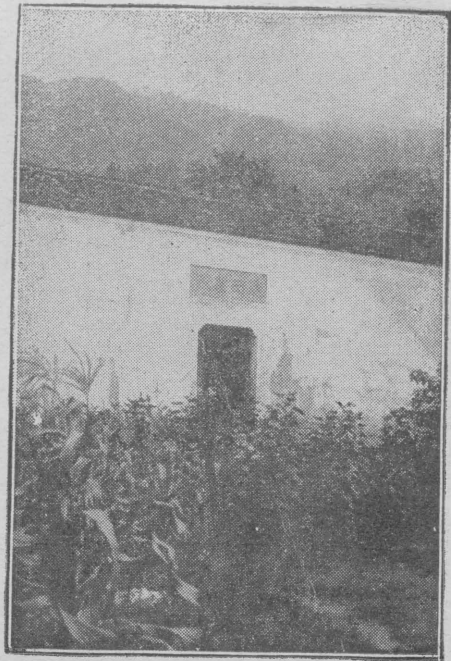
松觀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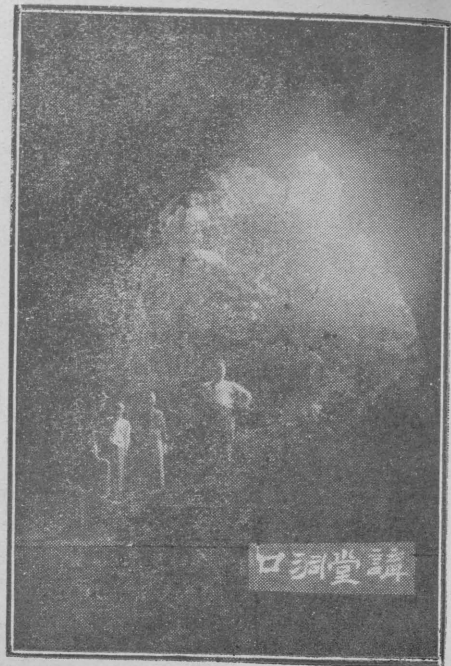
智者寺



鹿田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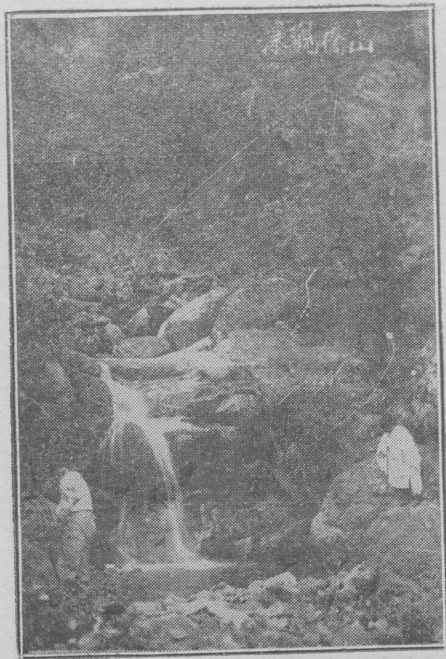
講堂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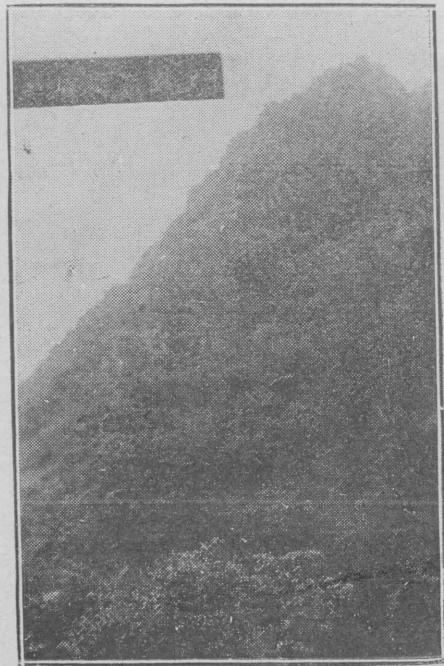
講堂洞口



山橋瀑布



門鷄巖之山峯



# 金華山脈小志

趙情之

金華之三大名山，曰北山，曰東山，曰南山，而以北山爲最著，故北山亦名金華山，爲縣北諸山之總稱。以其縣互三百六十餘里，又名長山。山之走向，東西橫峙，陽臨縣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爲蘭谿，而東則義烏也。

金華山脈，來自東陽大盆山。大盆山西承仙霞嶺脈之南支，自江山縣東連緝雲仙居諸縣，並頂爲括蒼山，復東北行卽爲大盆山，金華江導源于此。自大盆山東行爲天台山，大盆山北行而西，蜿蜒起伏，遞入義烏縣之五雲山，復西行數十里，過蕭王巖，卽入金華縣境。

華金尖爲縣東北極端處，距城九十五里；西行爲法華尖，法華寺廢址在焉。又西經將軍巖，逾太陽嶺，卽浦江縣轄地，距縣北六十里，爲達浦江要道。自太陽嶺西南行，經紫袍巖，壺瓶山，緊風岡，白蘭山，牛肩峯，

以至裡黃峯，其間爲通蘭谿之間道。

裡黃峯南下爲金盆山，在縣北三十五里，北山之主峯也；金履祥詩：山到金盆共繞回，勢高羣岫獨崔嵬，那堪絕頂又拳石，好似飛從天上來。蓋紀實也。其南徐公湖，湖周四百八十六步，相傳爲皇初平兄弟登仙處。昔山下居人徐公登山至湖，逢二人共博，自稱赤松子，酌湖水爲酒，飲徐公醉，及醒，不見二人，徐公方追悔，因以名湖。今山中徐公宅基與其臥迹，猶約略可辨。

自徐公湖西南行半鹿田，距縣北二十五里，上有沃野，相傳爲宋玉女耕田之所，其鹿解耕稼，能入城市貿易，村民邀而殺之，玉女登峯望鹿不還，故其峯名曰白望，今其地玉女墳在焉。自鹿田東下者，南峙爲芙蓉峯，俗稱尖峯山。其西智者寺，在縣北十五里，爲梁智者大師惠約所建，北山南麓之首刹也。自鹿田西下，則南結三洞：初闢爲朝真，中墜爲冰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三洞舊總名金華洞，卽道書所謂第二十六洞天是也。宋

元祐六年（一一〇九年），州守張壽，禱南北山，始析而爲三：上曰朝真，中曰冰壺，下曰雙龍。雙龍洞側爲金華觀，相傳赤松子安期生登真之地也。本邑整理金華山勝蹟籌備會，擬先整理金華觀，以爲開闢北山之初步。良以三洞與鹿田附近，爲北山名勝所在；翠巒層疊，清流潺潺，雖在盛夏，而深巖大壑，境自清涼；兼有油雲惠風，時相披拂，可忘登陟之勞。允宜闢地避暑，以供遊人攬勝。

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爲講堂洞，距城西北三十里，爲齊劉孝標讀書處。又南爲九龍洞，今已閉塞。其西六里至玲瓏巖，逾此則爲蘭谿縣境，而金華之界于是乎盡。自此而東，皆爲山之幹，其餘分而南下者皆支也。

金華山之支脈都十有三，其在縣城之東北部者凡八：（一）自華金尖南下爲五行山，六戶尖，大塔山。（二）自法華尖南下爲大岩尖，青猷尖，丁楊嶺；折而西，逾天馬山，至拱極峯。又自大馬山南行至威靈尖，獅子

巖。又自青猷尖南下，東分經缸窰山至大松林，宋濂故宅在其北；西分爲大塢山，宋濂祖墓在焉。又自邵婆墩南下爲蟾山，東山，以至于天山。又自東山南行至深塘塢，皇廠山，以至于無量寺之何木山。又自皇廠山分一小支西南行，至于孝順鎮之參山。其自蟾山分支者，東南行十餘里，至于塌崗山，月潭山。(三)自八曲山南下至白水巖，西至鑼鼓山，南下爲普明巖，有靜巖寺，相傳智者禪師牧羊于此。巖之附近，所謂洞殿裏是也。(四)自將軍岩西南行至金紫岩，尖嶺，經天宮寺，洛塢尖，逾長風瀾，至翠微尖，下分五小支，其名略焉。(五)自紫袍岩南下金鷄岩，折而東至山下洪，雷石岩；又自山下洪西分大佛岩，西岩寺在焉；經木魚山以至東岩山、東岩寺在焉。又自紫袍岩西南下爲葡萄岩，黃婆岩，思尖，五鳳樓，以至于樂山。又自葡萄岩西分爲東寶寺山，寺已廢。又南經鄭婆嶺以至西山。又南至下塢塘，有金履祥讀書遺址尚存。(六)自玉壺山南下爲白狼山，又東南爲金竹坪，橫樂山，以至滕家嶺，對頭山。(七)自緊風岡

南下爲雙尖山，又西南爲烏巒山，鶴岩以至石室洞，相傳爲赤松子引小皇君入山修道之所。又南經東紫巖，象山，九里山，黃毛山，竹村以至卞金山。又自雙尖山西南行爲鷹巖，虎巖，過山口，報恩寺，以至方六殿。（八）自白蘭山南下爲鄭山，稍東爲殿山，經白上坑以至鄭村。其自鄭山折而西南行者，經朱司寮，景陽庵，以至臥羊山，相傳爲皇初平叱石成羊處。又自白蘭山西行爲尖嘴巖，牛肩峯。南下東爲白巖，西爲白水山，中爲洞箬山，今名洞殿下。又南則爲開口巖。

支脈之在西北部者凡五：（一）自大盤尖南下爲東西梁山，火星巖，木杓灣，釣魚台。又自大盤尖西南經盤泉，南下爲水坑尖，石棋盤，荷花托，發宏頭，木禾岡。折而東至鍊丹山，在縣北二十五里，相傳爲皇初平鍊丹處。上有丹井，冬夏不涸。其西爲仙田，田可百畝，產稻，香味異常。南下爲赤松山，其旁爲赤松宮。又自發宏頭東南行，可至上下馬鞍山。自赤松山逾青蛇坑，爲象山，西紫巖，放生塘，東南下爲東塘，雪山，以至

洪武墩，相傳明太祖曾駐馬于此。西南則爲巽姚隴，以至於沙溪。其正支南行經秋塘隴以至馬舖嶺，王淮祖墓在焉。(二)自金盆山南下爲西玉壺山，下卽徐公湖。西走爲鹿田，東行經玉屏山以至門鷄巖，中駕石梁爲山橋。其正支西南行至金星山，卽徐陵所謂金星與婺女爭華，此本邑名之所由來也。金星山南下爲尖竹嶺，又西南經雙山尖以至芙蓉峯。折而東南，至五鼓雷山，東山。西逾十里牌爲巽嶺，觀山，相傳許謙居此，又名許村。又自十里牌南行經桃枝塢，野帽塢，徐馬頭，以至於天皇門入城。又自野帽塢西南行，至楊司嶺，自明月樓下入城。後二者城內諸山之所自也。

(三)自石巖山西南下，經鹿田，塔山尖，而至白望山，獅子山。又西南經仁和嶺以至樟柏嶺。又自鹿田東南之龜山鼈嘴巖，以至於楊家山智者山。又自塔山尖西行至朝真洞，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折而東南百餘步，得冰壺洞，直下里許，則爲雙龍洞。(四)自白巖山南下，經前山尖，乾峯，華溪尖，以至於羅大門。又自白岩山西南經紫微岩，九龍洞講堂塢，以至於講堂

洞，羅漢洞。折而西南行，經千載巖，以至蛤蜊巖。（五）白玲龍巖東經朱家塢，西經西仰頭，西南行經百步梯，天真山，乃與蘭谿之牛字嶺界。此北山支脈之大略也。

綜上所述，金華山東西橫峙，爲本邑與浦江蘭谿之天然分野；其支脈十三，南北縱列，蔚爲金華江各支流之分水嶺；脈絡井然，有條不紊。唐刺史袁吉詩云：「金華山色與天齊，一徑盤紆盡石梯；步步前登清漢近，時時回首白雲低；風偷藥氣名何限，水泛花光路卽迷；洞口數聲仙犬吠，始知羽客此真棲。」明徐宏祖遊記云：「瞻仰北山，兀突天表，若負屨立。」北山之氣象，巍峨莊嚴，頗饒生趣，而其奇突雄渾，雖莫干山牯牛嶺不是逮也，爰敘其梗概如右，備覽觀焉。



## 北山勝跡小志

曹松葉

金華多佳山水，而尤以北山爲最。羣峯突起，矗立雲表。袁吉謂：「金華山色與天有。」徐霞客謂：「仰瞻北山，兀突天表，若負袞立。」紀實語也。其間芙蓉奇秀，三洞天成，古剎梵宮，無慮數十。徒以曩昔交通多梗，名流學士，罕有至者，故不若莫干山嚴子陵釣台之馳名全國。今者杭江路成，行旅稱便，來日廣植森林，建築別墅，以備中外人士避暑之所，不難與廬山莫干山並駕齊驅。

北山周圍數百里，勝跡衆多，登遊非數日不能盡，自來遊者多取道于赤松宮，或羅店，以其名勝較多故也。若由杭江路下車，則從羅店進較爲便捷。由羅店入北山可分二道：一經智者寺至鹿田朝真，昔徐霞客卽取道於此，惟路徑狹窄，不便行走。一由羅店北上，先至雙龍洞，路較平坦。由雙龍西行，經洞前（徐霞客誤爲羅店村），可至講堂羅漢諸洞；東北可行至

冰壺朝真；東行可至鹿山書院，有石浪在焉，徐霞客謂爲皇初平叱石處非是。過鹿山書院爲山橋，由山橋東南行，可至赤松宮，北行可至石棋盤，徐公湖盤泉，折而東可至洞箬山，白蘭山，玉壺山，徐霞客謂玉壺一名盤泉，非也。其餘勝跡尙多，姑從略焉。茲摘錄諸家撰述，以供遊人參證。

### 智者寺

道光金華縣志：「四十都智者寺，縣北十五里，倚岩構屋，梁武帝召惠約受菩薩戒，號智者國師，辭還，見谷口白氣浮空，曰：『茲地三寶當興，普通七年勅建。』宋淳化至道中，兩降御書一百二十一卷，有祝聖放生池，嘉泰三年重修，陸游有記，寺後有玻璃閣，寺久廢，明萬歷壬午，智縣汪可受清其址，僧道化重興。」

按陸游所撰碑記，今尙存該寺，計碑長七呎二吋，闊三呎六吋，厚約五吋。碑陽爲記，共十七行，行卅八字。碑陰爲陸游致智者現公禪師書，行書，共五橫。徐霞客遊記：「寺在芙蓉峯西，北山南麓，首刹也，今已凋落，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大師建殿撰，字卽其

手書，碑陰又鐫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有風致，恨無榻工，不能得一通爲快。」惟字多剝落，茲錄碑文於後。殘者缺寺：

重修智者廣福禪寺記：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民所謂〇棲

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〇悟禪師全肯傳〇〇代二百餘年〇〇之

〇〇〇〇玳質〇〇是時事廢〇地〇不〇〇柱腐垣斷甃缺〇〇可〇爲

者〇〇〇〇〇〇智者之爲〇〇造地設者至〇而〇〇不能〇焉故窳壞至

于圯天其使〇〇〇地歟〇〇〇地理學者則其言其玳略合蓋寺在金華

之山麓峯嶂屹立林岫間〇〇〇〇〇〇吞吐〇〇之〇勢無以留之〇〇

〇大人南嚮坐帷帳中見其前有列鼎〇鼎〇〇〇〇樂之〇〇〇進趨〇

相〇〇將〇〇〇〇過孰何然後爲稱令乃巍然獨坐而待衛者皆奔趨而去

則其威重〇〇〇〇〇於是始議〇〇〇〇水於門梁其上達于大路而〇門

之趾高於〇巨之〇〇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〇〇〇〇事則王公大

人之尊〇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〇亦〇可少紫耶方議之初或謂門

有○○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  
拔若有鬼神相○○者○○異矣理之來百役皆旌修廊傑閣虛堂廣殿至于  
棲衆養老之室○○○○○繚○垣○○爲道路莫不美于觀而使於事後  
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理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局○○不○如此故  
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嘗記其嚴州南山○造之盛故理○又從子  
求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甯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邦傑○以手書助  
之請○及屬藁而邦○○尤感焉維毫不敢辭也今茲之役○爲大故書之  
特詳嘉泰二年十月甲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游撰并  
書保靜軍節度使知婺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齊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吳璫題額

清乾隆時曾重修，有智者寺重拓寺產之碑記可證：該碑高六呎十一  
吋，闊三呎四吋，厚三吋半，共十六行，行四十字茲錄碑記於後：

黎城北有智者廣福禪寺者，查誌書自蕭梁間至今，其來最古。予嘗以民事故經其處，見其層巒○○，○木陰翳，上則三洞踞其顛，外則芙蓉拱其秀，誠一州之幽勝也。爰至寺所，問僧始末，住僧靈源具道由來：謂自梁天聖間，僧慧約爲蕭氏國帥，雲遊至此，遂卓錫焉，奉

旨勒建道場，規模莊麗，厥後興廢不一，延及明初，遂大凌替，僅存老屋數楹，至大崇間，寺僧道化忝學初歸，駐錫莊平，居士婁姓葉姓者請之歸，始強而後起，鋤荆暴，闢荒蕪，築室百有餘間，置田數百畝，竭力從事，始克就緒，雖舊物未云光復，而徒衆之盛，已欣欣然漸有起色。又數傳而時際鼎革，經遭兵燹，寺衆各鳥獸散，闢者復荒，振者復墜，雖至

國朝康熙雍正間，其僅存而不湮沒者，不過十之二三。迨至僧師漢月，卽道化之孫也，與僧清理舊物，擔重爬○，作勤苦者，幾之十年，而寺產漸復，然榷折棟壞，瓦解土崩，師漢月有志未逮，于乾隆丁丑年

不幸飄然而逝。今之鼎新其棟宇，輝光其像貌，使朝魚暮磬，讚誦時聞，水潔香滑，莊嚴在望者，皆僧靈源踵師漢月之志以成立者也。言畢復跪而請曰：僧恐承事之逸，易忘作者之勞，願舉田地及僧房園畝，悉○其數乞文以勒諸石，俾永山門長寺勿替。余聞而允之，其後而勉之，謂興廢無常，盡由人事，汝之思患預防若此，誠所謂創易而因難，其心殆有視昔人而愈苦，爰允其請欣然而爲之記。

浙江金華府署金華縣事正堂加三級

陳燦撰

大清乾隆歲次庚辰秋九月

婺城姜岱書

道光金華縣志引唐戴叔能詩：「已宿隆壽山，復踐靈源境，蜿蜒苦徑長，磴礧石路整，行愛祇樹密，坐悅禪枝靜，幽意淡不愜，游足憩復騁，睇瀑跋崇基，追雲躡層頂，行行路已窮，望望日將暝，冷冷風

北山勝概

一三

北山勝概

一四

出閣，股股月窺嶺、翳翳羣動息，寂寂紛務屏，以之觀化機，緬焉發  
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傾，如何乖賞心，驅馳昧風景，綠業可  
徜徉，許茲慰延頸。」

宋謝翺詩：「流水北山北，芙蓉峯影長，看花春到寺，數竹午過廊  
，崖石侵衣碧，青雲沐髮香，老僧呈佛骨，看畢下胡牀。」

元許謙詩：「風日景颯颯，松陰紫紫駟，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  
，地勝樓台接，林深虎豹游，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台生遠興  
，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口口得共參。」（此首見氏所著之白雲  
集。）

純白齋類稿智者寺詩：「古木寒流物外心，赤松智者獨登臨，草堂  
訪舊隔存沒，禪院談空無古今，石磴巉巖黃葉積，林亭窈窕白雲深，  
嗟予老矣無他念，洗耳靈源聽法音。」（純白齋類元胡助者）

智者大師，係五季名僧，與周顛沈約諸人，均相友善，高僧傳無傳，樓穎三大士實錄所載智者大師惠約傳頗詳盡，茲抄錄於後：

智者大師惠約傳。智者大師，俗姓樓氏，名靈璨，字德素，烏鄉縣竹山里人。以初生膚體璨然光白，不似赤子，故以爲名字焉。：：：初法師母劉氏，夢見長人手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入戶繞身數匝，因而體重，遂有娠，而生法師。時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法師誕育之日，一室盡明，又有神異之香。年六歲識性開敏，每與諸兒同戲，但累甄爲高座，聚沙爲佛塔而已。舍南有果林，熟時諸小兒爭來拾果，更相毀鬪，法師以所得分與諸兒。法師叔父少好射獵，每得禽獸，還家剝剔，羣兒競觀，法師獨不窺；人問之，答：曰麋鹿於草中各自覓活，叔父逐而殺之，令兒心中痛楚，不忍見也。家人以獵肉與之，法師不肯食，於是更他處求得魚肉與法師，亦不復食，家人言此非叔父所殺也，魚水中物耳。答曰：雖非叔父所殺，水中岸上，痛苦一



等。家人感其言，遂不復強也。劉夫人感其事，遂亦不食。法師又常悲桑蠶纏縛生死，因此遂不衣縑纈，以戒行終身。家世本奉道，法師幼童之時，忽白其父言，兒欲事佛。父母怪而問言，我家世世奉道，汝那獨知佛耶。答言兒心中自如此耳。年八歲，遇遊僧過門乞飲，法師歡喜自將飲與之、欲問佛法而未及言，道人因舉手指東方曰：剡中有佛法。法師當時不解剡中是何處，更欲發問，便失道人所在。還問其父母曰：剡在何處？遂言道人之狀，舉家驚怪，尋覓道人並無見者。因語法師剡縣此去二百餘里，境內多事佛、法師請父母求往剡，父母以其尚幼不許，至年十二始許焉。法師既至剡中，遍遊諸寺，彌年忘返，家亦遂其雅操，糧餉優給，不復禁也。法師乃究窮經藏，妙盡根本，闡境道俗，咸相敬重，號爲居士，乃爲謠曰：少達妙埋樓居士。在剡六年，年十七，始有出家之志。因還鄉里辭親友，兼念叔父迷於射獵，苦諫甚切，叔父乃僞許之，心實不從。是夜叔父，夢見赤衣

使者將力士數人，手持矛戟，謂之曰：汝毋殺害衆生，菩薩諫汝，何爲不從？因提矛欲刺之。有頃驚覺，汗流浹背，遲明卽馳見法師，求壞獵具，法師歡喜，乃與叔父行達射獵之處，其地名較田，山上有鹿十餘頭，從山上緣草而行，送法師數里，遂至烏傷縣。望見人家，羣鹿愕然齊住，法師顧而彈指曰：令汝老壽，當之深山曠野，無近射獵。鹿乃徘徊躑躅，似相戀惜，其德感通如此。法師還剡，秦始皇四年遂往上虞東山寺，落髮出家，法名惠約，師事比丘惠靜爲和尚。惠靜與興餘杭人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業法師弟子也，才識清遠，爲宋世名僧，著命源佛性論，見重於世。惠靜乃與法師還山陰天柱寺，後復同住梵居精舍，尋移西臺寺，講經看論，窮觀山水。所至則輒採雜果，搗治服之，惠靜深相賞異，謂法師曰：非直吾道聲餘論，因子不朽，冀興崇釋氏，非子而誰。及惠靜泥洹之後，法師復還天柱，方覃思於大品諸經，窮盡奧義，齊竟陵文宣王出鎮會稽，聞法師名德，深

相敬重。復有釋智秀等諸僧，亦負當時德望，同在王所，見王致殊禮於法師，有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者，豈今日法師也，乃釋氏之領袖耳。」羣僧乃服。是時齊中書侍郎周顒爲剡令，少好佛理，慕法師名德，法師亦重顒有隱逸之志，遂出剡與顒相見，深相敬重。及顒去官，遂攜法師至都草堂寺。時河南褚淵爲司空，始請法師講淨名經勝鬘經。後淵有疾，頓伏衾枕，法師參問，淵晝睡未及見，忽夢云：菩薩來也。遂覺，命左右求之，無有見者。闍人曰：適約上人來，聞公睡眠去矣。淵遂遣人追請於路，及之，得與偕至淵所，靜坐良久，淵病不覺自瘳。由是舉家敬奉，謂爲神異。後淵爲尚書令，啓敕令法師於省中居住。時左僕射琅瑯王儉，亦崇信佛法，及淵薨後，又啓法師依舊居省中。至儉爲丹陽尹，亦攜在郡廨，講通法華大品，禮敬殊特，人問法師曰：既絕穀清虛，高蹈物表，今朝貴接請，常有喜色，得無口勢乎。法師答言：貧道意樂便往，不知物議也。周顒聞之，謂

人曰：法師外身爲法，所在宏濟萬物，宰相天下具瞻，一人信向，四方仰則，教化之所因，是以喜也。法師有菩薩心，豈以遊朱門爲貴寵耶。齊給事中樓幼瑜者，法師之族祖也，以儒學知名，年已耆宿，每見法師輒起作禮。或問之，幼瑜曰：此人乃菩薩身耳，方爲天下師，豈惟老夫耶。時人多以幼瑜呼法師爲菩薩笑之，惟王儉周顒，以幼瑜之言爲信。及王儉薨後，法師還草堂。周顒時爲太子僕，與吳興沈約，同在東宮，情好甚睦。約於此始得至寺，與法師相識，屢相嗟歎，以爲道安惠遠，無以尙也。約常白法師曰：瞻仰致敬，誠在無已，但法師非弟子所得致屈耳。脫可致屈，願法師不忘。法師曰：貧道齋戒禮佛，觸處而可，豈有難致耶。昔褚士二公，常供養於尙書省僕射省，檀越後若作此官，能見要請，豈敢不從，約曰：法師若此言，恐今身無緣矣。初法師二親既歿，墳壟未修，乃欲東歸改葬，到隆昌元年促裝登途，會沈約除東陽太守，聞法師此行，遂與之同舟。及到郡營

葬事，賻贈甚厚，墓成，法師遂遊金華山，住赤松澗，採藥服餌，時有道士丁德靜，隱居此山，爲山精所惱，後德靜醉臥，忽有青蛇嚙足而死，觀宇空廢，縱有道士，輒爲精蛇所嬈，竟不能居也。長山縣令徐伯超聞之曰：山精爲害，由道士皆不能精進所致耳，試推此觀與約公，必能清衛，於是乃共入澗請法師，法師不辭，直移入觀，居住良久，晝臥，忽見二青衣女子，資質姝麗，攜手歌吟，從澗水中出，法師徐起正坐，語之曰：汝等一精魅放橫來久，然此地已屬我，汝等何敢來也，乃說法化之，女子承受，頂禮而退，自此後觀中無復妖怪也。法師在觀，逾年，餌藥斷穀，所進麻粢而已。會沈約被代，因更相隨入都，還居草堂寺。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啓敕請入省住，十二年臨丹陽尹，無何，而嘆有憂生之嗟，師謂曰：檀越前生作福，今生受報既足，方便輪轉，貧道在此世界，未得滅度，猶應助世教化，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約曰：弟子此時，得見法師否，答言不見

也。約因指同來客應豐之曰：答伊年少見否，言不見也。約不懌而退。其年約薨。後法師還居草堂寺，至後年應豐之又亡。豐之者南頓人，奉道精進，多有感通，爲沈約所知，始病弟子進藥，豐之曰：何用服此，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數日而終。其年武帝始詣相見，禮敬甚優，宣諭後堂齋講，上每與師說法清談，動經晨夜，賞遇榮信，無與比者。上將受菩薩淨戒，乃妙擇法門，窮推戒行，時大德僧四方雲集，師道所向，獨歸法師。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詔取四月八日當受菩薩戒。又於杜姥宅設無遮僧尼供，分千僧人華光殿設會，祀皇天后土社稷五嶽四瀆，賑濟天下孤獨惻寡，放生天下物命，宣敕七日四更，從姥杜宅行城南門，入到會所。是日丁巳詔曰：梵網經云：居帝皇者，應先受菩薩戒，故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宜修身戒心，以宏治道；朕宴居儼思，深念至歸，不發宏誓，願受菩薩戒，豈能起慈悲心，行平等行，觀視衆生，猶如一子。所以受持正法，在予不疑，欲與

億兆同慈福慶。凡天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是日延法師於等覺殿上，受菩薩戒，修八關齋，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衆，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是日皇帝欲令法師先示現形，乃詔請四字導師。爾時僧徒有千餘人，舉座無能道者，咸推法師焉。法師爲其文曰：願皇成佛。午後帝方欲受戒，先頂禮於法師而請曰：弟子頂禮法師，勿使外人知之，於是法師遂合掌入澡瓶中，少選化成五色雲台而出，法師在瓶中結跏趺坐，須臾之間，便卽復身如初。謂皇帝曰：貧道化身入瓶中，亦請陛下無令外人知之。遂於等覺殿佛前東面說法受戒，皇帝披福田之衣，對佛北面受戒。受戒畢，自親執弟子之禮，上與法師語，呼爲闍梨，與臣下言，稱爲智者。他日法師入內，常施漆牀於東面，法師人就榻立，上先作禮，然後並坐焉。爾後王儲王公以下，舉國臣民，一切盡敬，六宮妃主，莫不受業，京邑名僧，朝野士庶，蒙度脫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法師尊重極焉。始受戒時，有一乾

鵠自歷階而上，無所畏懼，戒畢而去。又兩孔雀俱欲昇階，驅之不飛，行至戒壇，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渡，更受他果報耶？法師重爲說法，及後數日，同時而死。初郡孝苑有樓道一者法師之族祖也。齊永明中年八十餘，傳言云：我少時常隨法師曾祖道蓋，憩其墓側，聞道蓋嘆曰：昔有墓帥指相吾家山云：後代當有苦行達道，爲王者師，今吾子孫但好射獵，甯有此望哉！自道蓋歎後三十許年，而法師生焉。及生而神異，爲帝者師，故知相者之言驗矣。法師才思清迥，制作文章，亦皆臻妙。嘗與湘東王諮議范賁友善，及賁亡法師乃臨其喪賦詩曰：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併洒秋風前。此詩傳於天下，爲世所重。是後精修經藏，深證無生、世間辭句，則鄙而不爲也。中大迴四年，師夢見舊宅蓋朱門白壁，及寤便發心以宅爲寺，遂奏請置寺，謂此地是我生育之所，因立名爲本生寺。又詔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焉。大同元年八月，法師知緣盡，乃使人伐寺門外



樹枝曰：變輿當至此枝防道。至九月六日現身有疾，北首右脅而臥，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迎我，我乘虛而去，此間福報當盡。至十六日詔使舍人徐儼入寺問疾，法師曰：今夜當去，及至五更二唱，有異香滿室，法師又謂弟子曰：夫生有死，自從恆數，汝等當以定慧存心，勿起亂思，言畢而滅，時年八十四。是日皇帝及百辟，果來臨喪。先是法師臥疾時，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乃謂人曰：汝見此否、及遷柩日，衆僧議葬寺之東巖，至二十九日壬申，詔葬獨龍山、與寶誌菩薩鄰墓，故知病時見老翁者乃誌公也。法師臨終時常乘青牛，忽大鳴吼，淚涕交橫，遂不水飲草，日向羸瘠，每至朝暮哭臨時，又鳴吼如初，及葬日詔使牽從部伍，自寺至山，亦涕泣聲鳴不絕。又始建墓日，有雙白鶴飛來，旋繞淚悲，馴狎於人，有若家禽，至葬後三日，則不復見矣。大同三年詔使暎都載龍虎輓於本生寺前招魂，爲龕一所，令於本生寺樹碑，使國子祭酒蕭子雲爲之文，又於草堂寺

樹碑，使國子祭酒蕭子雲爲之文，又於草堂寺樹碑，令度支使王筠爲之文。

### 芙蓉峯

道光金華縣志：「芙蓉峯俗稱尖峯山，四面望之，形具五體，上有井不涸。方輿紀要云：孤山特起，秀若芙蓉。吳師道詩云：千峯烟雨亂崢嶸，中湧芙蓉一朵青是也。」

胡助潛嶽詩：「蕙帳生春寒，幽棲擅雲壑，岩阿有長松，時見晴雪落，壞古心鬱紆，清風散寥漠。」（潛嶽卽芙蓉峯。）

江伯容芙蓉峯下詩，「憶昔登那樓，蒼翠時引睇，謁來探幽奇，峨峨入雲際，蜿蜒衆阜中，傑然孤標勢，秀色拔千尋，實惟芙蓉麗，倒暴酣夕紅，清暉逼朝霽，岌巖呈衆姿，遠近無虧蔽，宛對文人尊，邈與蓮花儷，仰止意未窮，茲遊良可繼。」

黃文獻集潛岳詩：「潘公古達人，陳跡閔邱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按登芙蓉遠望，金城如在山麓，頗有登東山而小魯之概。

雙龍洞

道光金華縣志引方鳳金華遊踪略云：下爲雙龍洞口，石室明淨，仰視紺碧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見其左，而尾懸右。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處，霞衣掛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空如蟻頤，水淙淙從中出，卽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臥小舟入，復虛曠，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搥之鐘聲，石鼓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貓一獅一，額有珠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硯，注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大象二，小象一，仙桂水波石，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右爲滑臺，爲池，爲畦畦，高下可數，仙人掛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袪袖，盛摺大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臥，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鑿鑿，而形狀自然，其妙殆不可言也。」

徐霞客遊記：「洞闢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塞，閭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窻翠幙，橫列洞中，溯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

方鳳賦三洞詩：「金華北山三洞大，垂髻欲往金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櫬，步從飛橋瞰石洞，厓色閱世知幾千，風痕霧跡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蟻頰，急水瀉碧鳴媧絃，溯流束炬照徒涉，肩臂擦石行拳攀，水窮路坦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元，細紋蹙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擎蒼壁，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

欂櫨知誰懸，直檻斜檻藏福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石，笑畫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最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蟬娟，左巖架衣額橫亘，疊摺蹙皺垂蹠蹠，目餘神怪不可極，似驚非驚鑿非鑿。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聞潺潺，入深踏險思垂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遄，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不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却易進，玉笏拔地修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蘇題新篇，同遊怪我久未出，笑謂豈欲非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睨高洞山之顛，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石壁入深折，如鐵戶限瓊爲櫺，儼然海相掛珠絡，熟視始信非夸傳，右爲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邀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袂，奇詭豈必下洞專，歛然修梁駕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深漆黑，雙扉隱隱啓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蒼此明罅從何穿，

窟深壁峭不可往，安符插羽如飛鳥，嗟余茲游向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翠微山房遺詩華山三洞歌：「翼翼椒亭崢洞口，石室鑿開天戶牖，螭蟠盤攫走雙龍，逼是擎雲好身手，炬行內洞崖擦顛，怪石錯立翔羣仙，鐘撞磬戛金山裂，老蛟踞地神蜿蜒，天紳衣摺翩躚影，雷雨深湫駐斜景，直教飛步凌天涯，脚底乾坤恣超迴。」（翠微山房遺詩清張作南撰。）

按內洞今已閉塞，雙龍亦只存其一。又洞旁本有金華觀，相傳爲赤松子安期生登真之地，宋政和七年建，久廢。

### 冰壺洞

由雙龍折向西北約一二百步，即至冰壺洞，道光金華縣志引鳳金金華遊錄略云：「中爲冰壺洞口，視深處，乃暗聞水聲潺湲，束炬下，如人井然，滑且險，約二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盈之，不知水之所在。水簾山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

，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高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遊者留題存焉。」

按「約三十丈」一語，非實錄也，自洞口至底，約三四丈。水至巨石後，轉流右首潭內，再潛行地底而爲雙龍洞水源，方鳳所云極底石室，卽此潭歟。

徐霞客遊記：「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遜。」

純曰齊類類冰壺避暑詩：「清景似冰壺，葛衣風露入，六月不知暑，翠筠森玉立，展席俯長流，歌呼羽觴急，探韻及冥搜，醉墨題偏溼。」

翠微山房遺詩金華山二洞歌：「冰壺岫巖二阿、倒飲白虹紋湍波，蹇裳濯足忽無路、猿攀猿擲蜂懸窠，仰面方驚眠井底，洶涌飛流玉河水。」

### 朝真洞

洞口題有「二十六洞天」五字，道光金華縣志引方鳳金華遊錄略云：三洞上爲朝真，入洞而右爲觀音洞，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人岩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上從大洞正面入，歷三數坡陀，所見洞口天光，斜射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深可二三十丈，又入有天池，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屏，而啓共一，遠望啓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大；既隔天池，不可復入矣。

赤松山志：「進洞有巨石，東折而進，崎嶇漸高，脰畦爲界，界處作龍鱗狀，用鉄擊之不損，名仙田，踰數十武，轉下徑滑，上迤一竅



，圓光若星之下垂也。蝙蝠據之，鼓風颯颯，名風門，遊屐阻矣。洞口石壁間，一罅从人上覆，眇然一洞，水光盈盈，莫測其淺深也，疑雙龍洞水源，由此側出，稍上離地尺許，入一洞，而洞一台，高於桌，滑溜摸壁梯躡，一石人背坐，頂道冠，恍如真人之面壁也。」

徐霞客遊記：「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秉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瀝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從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窺，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即內洞深墜處。」

翠微山房遺詩游金華三洞歌：「技蘿躡屐上朝真，吐口牛鳴窟中是，天池深黑蟠長虬，石梁舵掣龍門舟，一線光穿五雲表，玲瓏罅燭空中樓，寒肌起粟雙眉凍，嘯倚孤嵐人衝孔，迴看下界雲鋪錦，蕞地旋

巖撼山動，紺披碧葉蔭桐柯，認巢鳥織騰空枝。」

按過一線天，壁鑿止步二字，傳係朱子手筆，光緒金華縣志謂：「其間有一小洞，下通冰壺。」金履祥詩：「洞府高深對片開，長疑底裏秘龍雷，天窗不照人間世，限盡遊人自此回。」

### 九龍洞

由雙龍洞西行，經洞前，約三四里，卽卽至九龍洞，洞已閉塞，光緒金華縣志引葉爾登九龍山訪孝標遺蹟月下飲酒詩：「杖藜扶我登九龍，輕鞋短袂隨天風，九龍飛去幾千載，雲開秋老青山空，孝標先生骨應朽，清名與山同始終，荒煙衰草迷古洞，惟有皎皎淒清楓，酒邊半醉弄明月，月光忽落杯酒中，舉杯歡笑和月吸，清光散入照我突兀磊砢之孤衷，平生所蘊剛毅氣，洞然明白無隱容，抬知古人嗜好不在酒，愛其果能助發英銳志，抬信醞釀麴蘖有奇功，興懷不盡下山去，明月又在天南東。」

### 講堂洞

與九龍洞相去無幾，爲劉峻讀書處，光緒金華縣志：「石室深廣十餘丈，其中峭壁青黃丹碧，夕陽返照，色更鮮麗，陰晦則

闢然一色，有懸岩水滴，大旱不竭。徐霞客遊記：「洞有二門，一西南向，一西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想，其洞涸而不流。」

羅漢洞

光緒金華縣志：「洞口僂僂可入，中昏黑，持炬前進，深不可測，去洞數百步，有泉湧出，與盤溪合。此洞精巧，仰視皆生

成蝙蝠，右有石鼓，左有石和尙撞鐘，再進有竅透入，惟石像後岩隙可側身入，徑丈許寬大平坦，非炬不能見，今據九龍居民相傳，此名羅漢洞，內有石羅漢坐水中，故名。若九龍洞在紫薇岩上，爲昔所閉者，卽白衣洞也。嘉慶初，知府玉柱於講堂洞建石像三，鑄白衣洞三字，於是白衣之名，遂移於講堂矣。」

鹿田書院

由雙龍洞東北行，卽至鹿田書院，爲祭祀先賢之所，光緒年間由民房改建，郡守繼良有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其人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地本名鹿田，因以名院焉。

光緒金華縣志：「鹿田具石或碧或白，勝於吳山太湖多矣，昔人稱

爲錦浪云。上有沃野可田，戚志云：相傳鹿田宋玉女耕田之所也，其鹿馴擾解耕稼，能入城市貿易，官出嶺村民邀而殺之，玉女登峯望鹿不還，故其峯各曰白望，按今有玉女墳在。昔有東西二寺，今爲上下兩壇（已廢）。

謝翺聽雨記：「鄉余見南嶽僧言，嶽頂望日出海，看雲生樹石，與岩屋聽風雨，竄異人世，嘗疑言其之過，比游金華之北山，宿東西鹿田，夜聞風雨聲，翁鬱滛隘，琤琮澎湃，浙浙浮浮，冷冷參參，或散或哀，或赴或休，或激或射，或凌或灑，或沈或清，或益而溢，其過虛若乘，其擊實若盈，舉朽若勝，而振於葉也若恐，其赴於壑也若崩，其回旋於空，而溥乎軒窗也，若濤風擊舟而擁也於敗管，是不可行而詰其名也。蓋其地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蛟龍，蟲蛇罔象，煙雲水石之所聚，故其聲鬱而不散；其石虛窳竅埒圻圈洼白哈罅，口鼻之所出，故其聲汨以深；其林木霍靡枯新堅脆榮實嬰液之所生，故其

聲泛以嗇；其勢之來也殊方，其席而怒也殊力，其散而游於物也殊值，均能若無若有，萬變而不窮，而畸人孤子，抱膝擁衾，感極生悲，而繼之以泣，故其聽也獨真。於是信响之所聞於僧者不謬。然僧之聽乎此與人世異，而吾之聽此復與僧異，知吾與人世，與僧之所以爲異，則此游將必與吾不異，而深知此聲者乎，是爲記。」

方鳳鹿田聽雨詩：「禪棲投倦客，山雨起更闌，窗葉散幽嚮，石林生峭寒，洞深猶暗瀑，江遠忽風湍，想像雲夢外，應宜曉色看。」

葉謹翁詩：「憶昨招提宿，空山日景曛，僧窗聽盡雨，樵路踏翻雲，秣甃松花釀，茶泉竹筧分，因君成勝踐，飛瀑閣中聞。」

元許謙詩：「廣福曾游處，涼宵復此留，青山仍在眼，白髮自盈頭，鳥道藤蘿月，猿聲竹葉秋，地幽心更靜，何處景丹邱。」

吳師道寶福院次韻詩：「十年不到雲間寺，白石清泉笑俗塵，壞壁詩存蒼苔古，空山鹿去野花春，舊僧零落多歸塔，劫火蕭疏近失鄰，

好事主人能釀酒，從今來往莫辭頻。」（西鹿田寺舊名寶福西懺院）

紫岩詩選鹿田：「鹿田迴在翠微顛，乘興來尋半日閑，徑入古松行落葉，目隨飛鳥破寒烟，鐘聲不隔東西寺，屐齒何辭上下山，一見老僧如舊識，相留煮茗試岩泉。」

黃文獻集鹿田詩：「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瞻石徑微，咫尺不得取。」（黃文獻集元黃潛著）

純白齋類稿鹿田詩：「雲深山寺幽，樹石盡蒼古，行行穿蒙密，衣滴松上雨，俗駕甯少留，清景忌多取。」

九靈山房集登鹿田詩：「山北倦遊覽，山南縱攀援，苔滑豈可步，蘿弱猶足捫，力竭轉修蹊，險盡得平原，排峯作郭郭，列岫代墉垣，報拂趨闌社，靡迤人松門，奇石既羅連，初簣亦當軒，鹿耕事固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舊場，孤塚秘精閤，感往情已劇，懷歎念彌敦，學道值時阻，攝生逢景奔，何能棄緣業，卽此窮朝昏。」（九靈山房

集元戴良著。）

山橋

由鹿田東北行，至山橋，金華光緒縣志：在門鷄岩間，泉流曲折，爲瀑爲湍，石梁跨其上，下有懶巖，西有石筍，城郭全

景，宛在日隄，有宋王禁讀書堂遺址。」

山橋隱居記曰：金華山峙州城之北，屹若屏幃，所謂長山者是也。

山之可游者：左赤松，右智者，三洞居其西北，洞之勝，聞於天下

。山之水緣澗而出者：赤松智者二源。無皆無懸絕奇偉之觀。惟徐公

湖居北山之絕頂，水分二派而下：其瀉乎山之陽者，由山橋而達於溪

；其注乎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冰壺洞；杳默險怪，水懸穴中，穿雙

龍而出臨者股栗。山橋一澗奔崖轉壑，如紳如練，乍分乍合者凡數處

。蓋其地之勝，不特水也。自瀝嶽寺緣澗登山，可十里，兩巖對峙於

千仞之表，皴巖怪石層見突出，如門如揖，如劃如劈。而懸瀑當其中

，橫槎度澗，疊石梯山。回首南望，則山川城郭，極目千里，爲吾鄉

登覽之冠。嘉泰間郡守曹公粟，嘗亭其上，歲久而圯。予自建安歸，過而樂之，欲謀隙地爲書室，因尋二仙遺跡，將游鹿田，過山橋，望兩巖間，有竹一坡，竹外石一拳，意其中必有佳處，涉澗而觀之，澗多亂石，水蛇行斗折，或泓或激，夾岸林樾，幽蔭森爽，其東卽竹坡也。竹中巨石林立，錯若棋置，其極大者有二：一臥坡上，如垂鷗翼一跨竹外，如負鰲背，二石夾乎兩岸之間，仰視巖巔，崖壁蒼峭，草木蒼蔚，跨其競秀，殆不可狀。竹外則瀑泉瀉其右，支流會其左，崢嶸噴薄，細若操琴，壯若奔雷，水激風生，竹樹爲之溼溼，凜凜乎不可久立坡上者。俯瞰羣山之頂，下視飛鳥之背，天日清明，直南數百里之山，若開畫圖雙溪蜿蜒，城郭環繞。樓觀隱見於香藹之中，寺塔參差於蒼茫之外，縈青繚白，上與天際，如凌倒景，府塵寰也，此二石之勝，雖三洞不能兼其美，亦松智者風斯下矢，乃若幽泉詭石，嘉卉美箭，散布於山中者，不可枚數也。山舊爲吳氏業以予愛之，遂



## 北山勝概

四〇

舉以質。自是月一再往，往則拂石而坐，倚竹而聽，登崖而眺，靜與心謀，聲與耳謀，遠與目謀，暮而忘歸，夢亦同趣。明年春始同浮屠氏如勝者，往度其地，將結廬築亭，爲游息之所，大抵游之病，曠而敵者，無窈窕之趣，奧而邃者者，乏軒豁之觀，兼而有之，惟茲山爲然，顧不爲吾州之甲歟。余生而靜，自弱冠已有山林之志，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今憂患閉屏之餘，於世味何如也。天其或者遺吾幽山以遂其志歟。俟結茅之成，盡棄人事，耕山釣水，讀書彈琴，以終太平志願畢矣。謂余不信，君其質諸山靈。（按今有北山第一廟在焉。）

王安石詩：「空林喬木老參大，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扶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柳真詩：「言尋結結亭，躡雲隨上下，澗回絃微流，山空答遙響，我已後斯人，寥哉約其賞。」

黃文獻集山橋詩：「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息，共聽

春泉響，窮源竟莫窮，卽事成幽賞。」

純白齋和稿山橋詩：「書堂翳荒榛，石磴攀蘿上。岸陰少行蹤，空谷聞樵響，勿謂古人遠，千載有同賞。」

### 石棋盤

出山橋北行，至石棋盤，光緒金華縣志：「右左峻險，壩間湧一石峯如鴨那，中劈爲二，一豎一平臥，臥者爲棋盤，豎者棋蓋，峭壁蒼翠，壁下石竇，不測其深，貯水一泓曰潭，潭中不時翻湧，水高數尺，飛花滾雪，如潮汐，石皆浮動，真仙幻也。」

王柏詩：「每日城中喜看山，却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荔鬱間。」

相傳知縣某，來此禱雨，見龍潭甚小，謂如此牛糞井，有何龍之可云。言畢，潭水騰湧，龍身顯現。知縣急云：「石棋盤，活龍潭石，活龍潭。」後卒以驚死。今潭前小廟，所塑神像，卽此人也。

### 徐公湖

由石棋盤北行至徐公湖，光緒金華縣志：「一名千日醉，盆中飛瀑瀉如王虹下飲，相傳皇初中兄弟登仙處。太平寰宇記引郡

國志云，徐公湖在長山上，周迴四百八十六步，昔山下居人徐公登山至湖，逢二人，共博，自稱亦松子安期先生，酌湖中水爲酒，飲徐公醉，及醒不見二人，而宿莽攢聚其上，徐公方追悔，因名山焉，今有徐公宅基在此。按今半石板上，有徐公臥遊跡在。」

陳貞老詩：「倦足厭城布，登臨俗眼醒，楓林霜葉赤，藥隴雨苗青，澗瀑雪疑在，岩扉夜不扃，行吟湖石畔，酌水乞仙靈。」

**盤泉** 爲北山最高處，由山橋至此，共十五里。夏李白晝須穿狹衣，晚間須蓋棉被，金衢嚴各屬內地會教徒，多避暑於此。

**煉丹山** 自盤泉南下，或由山橋東南行，均有路可通。金華赤松山志：「煉丹山高數千尋，去宮（指赤松宮）五里，自宮左循担途而去

，至山下，度小橋，由峻嶺而上，其上平曠，景物不凡，一望數百里，近在目睫，蓋二皇君煉丹之所，其上有菴，歲差道士主之，丹光洞燦，輝潤草木，山中凡可以爲藥者，三百餘種，梁沈約爲本郡太守有

詩紀之：「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鳴，都令人滯絕，唯使雲路通。」  
光緒金華縣志：「煉丹山相傳皇初平煉丹處，峻拔崎嶇，五里至絕頂，平曠，有丹灶丹井二仙祠，今廢。後倚如屏幃，左右萬山簇擁，前望空闊，雙溪一線環抱，絕勝奇觀也。」

葉謹翁詩：「井灶仙蹤在，林巒曙色分，苔荒一經雨，松隱半峯雲，啼鳩催春爭，舊驂帶夕曛，爲呼皇道士，石几薦相君。」

仙家只在白雲堆，井灶十年闕綠苔，安得史如黃犢健，五年四度入山來。」

## 仙田

金華赤松山志：「仙田凡一二里，細碎不成片段，遠望高若階級，相傳以爲二皇君植靈苗胡麻之地，自五代以來，嘗以種黍，歲必以進貢，唐本觀道士舒道紀有詩云：『至今丹井水，香滿此山田。』後因雜種五穀。而此田所出，不復可進矣。」

光緒金華縣志：「仙田在丹井西，田可百畝，產稻，香味異常，騰

獲雀耘，不鼠不稂，唐以來歲貢之，明廢。」

臥羊山

金華赤松山志「臥羊山周圍數里，其高數十尋，正與赤松宮相對，即小皇君叱石成羊之地，其上石羊現沒無常，山神可護，

不容凡人有所希覬，林木茂盛，深不可入，東坡先生嘗有詩讚之曰：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曰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傍，挾冊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又太學博士二山鄭士懿來此，曾有詩曰：「見羊疑是已叱石見石翻疑未叱羊，非石非羊何所見，這些意思難商量。」

拱和詩集亦松羊石：「赤松多幻事，叱石起羣羊，疊疊堪圖畫，遙看憶二黃。」

赤松山

光緒金華縣志：「赤松山縣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赤松子游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故山上有赤松之祠，澗自山而出，故

曰赤松澗。

曹唐呈初平人金華山詩：「莫道異游煙草綠，瀟湘有路人金華，溪頭鶴樹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間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隊難收拾，吃盡溪邊巨勝花。」

袁吉宿亦松山閣詩：「道分州投氣味長，就中何處最難忘，芙蓉閣上秋窗下，臥枕泉聲並石牀。」

吳師道亦松山圖詩：「昔年曾踏山中路，路人桃源止春暮，落花撲面東風來，飛觥繞石流冰去，拂衣起隨醉道士，爲指星君牧羊處，山空石化草芊芊，祇有荒祠蔭高樹，神仙之館多飛樓，銷牀對臥樓上頭，松聲洞响兩娛客，終夜琴生聽不休，十年身墮黃塵底，乍喜歸來山尺咫，開欄眼中赤霞起，萬嶂千峯翠相倚，寄書約我同心子，再曳青鞋從此始。」

吳景奎詩：「雙鶴冲天去不回，五雲繚繞散化台，山中若見黃初起，爲問留候幾度來。」

北山勝概

四六

戴良游赤松山詩：「早發東郭門，晚憩北山址，乍離城市喧，益羨邱壑美，舍車陟崎嶇，停策翫清泚，游目蒼崖巔，放情白雲裡，攀林感落英，涉澗恣逝水，冀憑棲遁跡，往遇冥寂士，忽見山河人，彷彿中興起，何當乘素烟，相與嚼丹芷，牧羊事已乖，煉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爾兄弟。」

拱和詩集游赤松山詩：「尋真到赤松，丹井水溶溶，鉛汞藏金虎，刀圭護玉龍，棋台蒼鮮蝕，羊石白雲封，欲覓長生訣，黃生尚未逢。」

純白齋類稿遊赤松詩：「赤松樹下流丹泉，白石戢戢如羊眠，萬古山川獨神秀，二黃兄弟皆成仙，我來又值玄冬候，澗寒水落梅花瘦，野人應笑白頭新，羽士相逢青眼舊，焚香閉閣飲胡麻，留宿雲窗夜煮茶，約我春風二三月，小桃源裏有紅霞。」

# 寶積觀

光緒金華縣志：「寶積觀舊稱亦松子廟，卽皇初中此石成羊處，吳越錢武肅土修。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丹山上有雲巢庵，其側有太清殿，大黃山下有二皇君祠。舊宮殿爲江南道宮之冠，後燬於火，或化戍道紀余水福募雙溪驛丞程自信等重建玉皇殿并像如舊規，萬曆甲申知縣汪可受重建。皇朝道光元年道士吳廣佳踐德有復募建。」

唐孟浩然寄亦松道士詩：「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挹露采靈芝，屢躡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倘因赤松子，長與世人辭。」

宴梅道士房詩：「林臥愁不盡，窸帷覽物華，忽逢青鳥伎，邀入亦松家，金灶初開火，仙桃正斂花，童顏若可駐，何惜醉流霞。」

舒道記一山祠詩：「松老亦松源，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香井水，赤滿北山田。」

貫休宿亦松題水閣兼寄郡守詩：「珠殿香軒倚翠積，寒棲吾道寄孫



北山勝概

四八

登，豈因肘後終無分，見說仙中亦有僧，雲斂石泉飛險竇，月明山鼠下枯藤，還如華頂請談夜，因有新詩寄鄭宏。」

宋范後游赤松觀詩：「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僧人問山中石。」

林季仲題赤松皇初學祠詩：「紫轉溪凹草木香，有人嚴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羊如牧羊，羽仗寬旌去不還，空餘菊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苦旱，便是出家九轉丹。」

元金涓游赤松詩：「枕石聽流夢未安，碧雲羅薛古祠寒，夜深鸞鶴羣仙過，人在青松月看下。」

陳叔樸寶積觀詩：「斷崖千尺削芙蓉，望裏樓台十二重，蠟屐峨眉羊不起，瑤笙歸路鶴無蹤，橋如圯上思黃石，仙始人間見亦松，莫訝塵寰留信宿，還應羣穀此相從。」

紫岩詩選亦松宮詩：「幾人學道得成仙，兄弟俱仙世所難，白石不

隨更草爛，赤松常伴暮烟寒，月洞今古一泓碧，雲護空山半粒丹，我欲乘風脫凡骨，願隨雞犬事劉安。」

翠微山房遺詩寶積觀：「古觀荒蒼百，矮疑佛髻壓，石磴俯迴流，十步九防路，向津途雖迷，探奇膽不怯，他年辭穀歸，相期荷雲插。」

拱和詩集遊赤松歸途次何克承韻：乘興穿雲謁二仙，瑤花琪樹翠微間，石羊臥日黃昏淨，野麝香芝清晝閑，玉樹丹生井井底，蒼松倒掛碧澹灣，尋真玩勝歸途脫，戴月吟詩獨自還。」

純白齋類稿赤松宮詩：「萬樹烟霞一水迂，叱羊福地即蓬壺，林泉松石到今別，兄弟神化自古無，山骨莓苔長是潤，巖腰芝草不曾枯，桃源小有更奇絕，鐵笛數聲秋月孤。」

真境玄冬際，空山靜窈然，舊遊如隔世，清坐欲通仙，蓬島虛無地，桃源小有天，寒雲依竹屋，晴雲漲丹泉，林影日光薄，梅花春意先

盤桓松鶴外，舒嘯石羊邊。未暇窺龍洞，何由訪鹿田。山人朝覓句，羽士夜談玄。」

洞箬山

在盤泉東，光緒金華縣志：「洞箬山，山左有洞，卽優游洞是也。赤松山志：洞在上霄，去山十里，洞口高五丈，廣二三丈，自左梯而昇入，則虛曠如大廈。」

袁吉宿上霄洞道居詩：「一宿煙霞境，更無塵夢侵。泉聲寒繞枕，山色冷歸衾。自得希夷性，還忘名利心。吏闌不成寐，岩鳥共蹇吟。」

王梵詩：「吾聞北山陽，岩壑貫相竅，何年聞鴻蒙，隨地通窈奧，朝真高難攀，冰壺深莫料，詭怪者雙龍，崖室最蒼峭，上霄星晚出，烟霞寄孤嶠，尋源涉空山，訪仙款遠廟，始探隨偏窄，稍亦窈窕，上穴由梯升，旁穿須大照，青厂既鬱鬱，白乳仍嶙嶙，旁通多曲折，山杪轉奇妙，窮探豈不欲，所畏熄微燭，昏昏蝙蝠飛，悄悄鼯鼠叫，或疑洞雲出，或恐山鬼嘯，又聞村中民，鑿石作灰燒，俄然得深寶，

傾城盡登眺，何人不好事，望塞迷其安，此是幸狄存，荒僻姿蓬羅，倘移旁京邑，車馬日號召，了知神仙事，蒞昧不堪弔，豈無隱備士，岩築像惟肖，畝田沃可耕，澗水清可釣，平生厭泉石，自謂飢可療，喜茲沂隱，來往足談笑，此意復誰論，行行逢荷葆。」

拱和詩集遊優悠洞：「盤薄太陽連，優悠一洞天，青虬岩掛樹，玉液澗飛泉，丹室雲封密，芝田草布聯，何時塵鞅脫，棲息日盤旋。」

重雲優悠洞次邢敬之：「太陽卒律翠華重，幽壑優悠曲纒通，碧澗潺潺遊夜月，烏蘿冉冉舞春風，雲封洞口幽還，雨洗崖前翠復濃，搜勝前來天欲暝，落霞孤鷺渡長空。」

### 白蘭山

山盡泉東行路平坦，至白蘭山，山旁有石台，俯視谷底，深數千尋，傳係明初常遇春墓成，朱洪武坐此觀破金華，其旁常遇春試刀石。

玉壺山 分東西二玉壺。西玉壺在盤泉附近；東玉壺由盤東行，約五里，徐霞容遊記：「西玉壺之水，南下者歷碁盤石而潛溢二洞；

：：。東玉壺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出金華。」

拱和詩集登玉壺山：「登眺玉壺嶺，逍遙物外天，芝芽和露擷，羊石饑雲眠，酒吸金盆瀑，茶烹丹井泉，蓬萊何必向，此地覓神仙。」

以上所述，如智者寺、鹿田、石棋盤、徐公湖、赤松山等等，頗多地方傳說；吾人既受科學洗禮，當採集資料之際，於不足徵信之處，似宜加以抉擇。然從民族學之見地言，則又成無上材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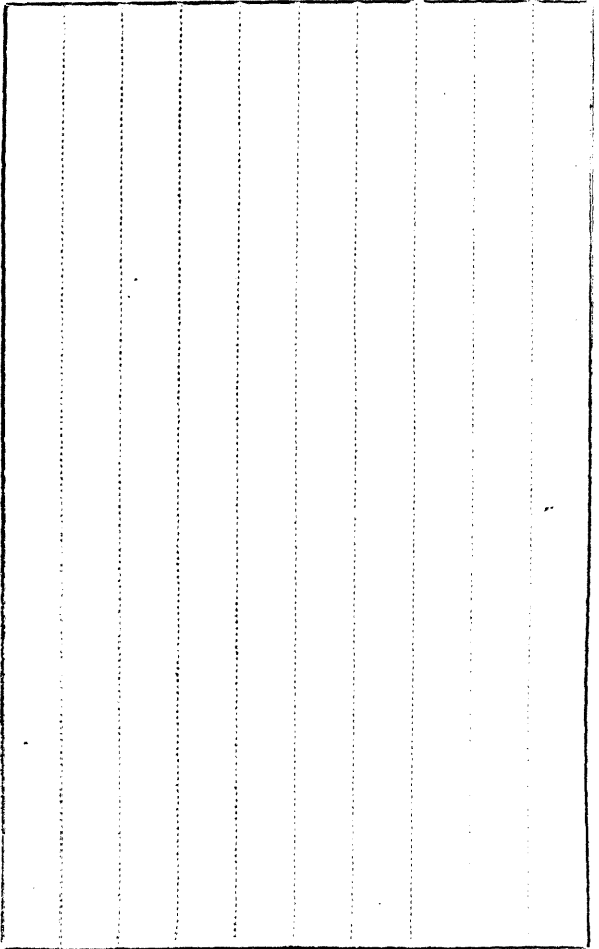
國人對於山嶽信仰，自古已甚顯著。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用材也。」則以山嶽爲得生活原料之處。釋名：「山，產也，言產生萬物也。」則以山嶽爲產生萬物之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伏焉，四方取益與焉。」則以山嶽爲產活原料之所，因視爲生命之原動力。禮記

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左傳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疾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則以山嶽能福人，亦能禍人，有洪水旱災癘疾發生時，卽往祈禱拔除。總之國人之視山嶽，爲神秘靈能之物，卽所謂神也。而生息於山嶽之草木鳥獸蟲魚玉石，由山嶽。神靈性之傳播，亦均有神靈矣，於是各種地方傳說，因以產生。於荒誕不經之中實，表現民族心理。智者寺，鹿田，石棋盤，徐公湖：亦松山等處之傳說，均應作如是觀，故吾人於登山覓勝之餘，瀏覽前人記載，採拾故老傳聞，亦頗足深慮長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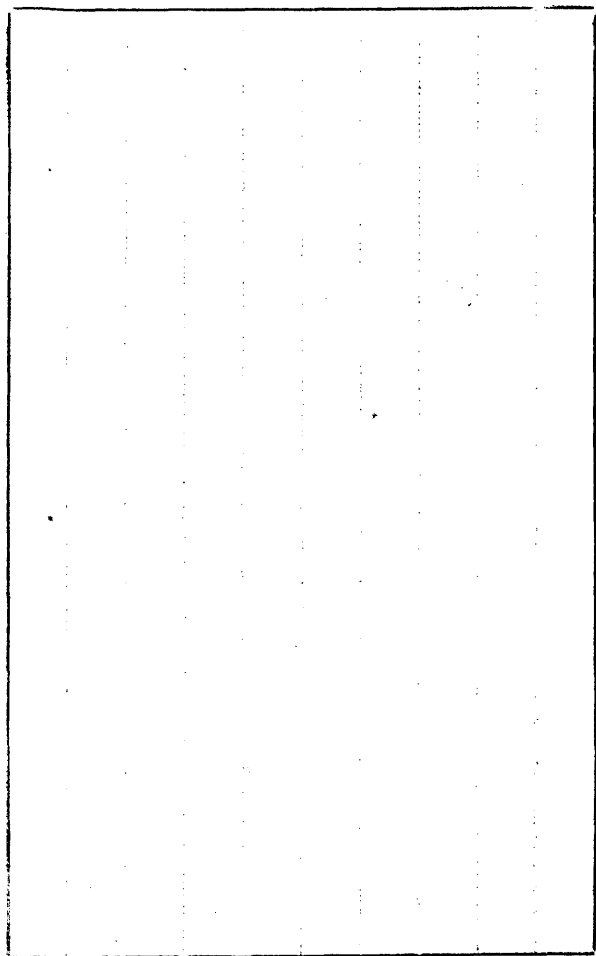
北山諸名勝高度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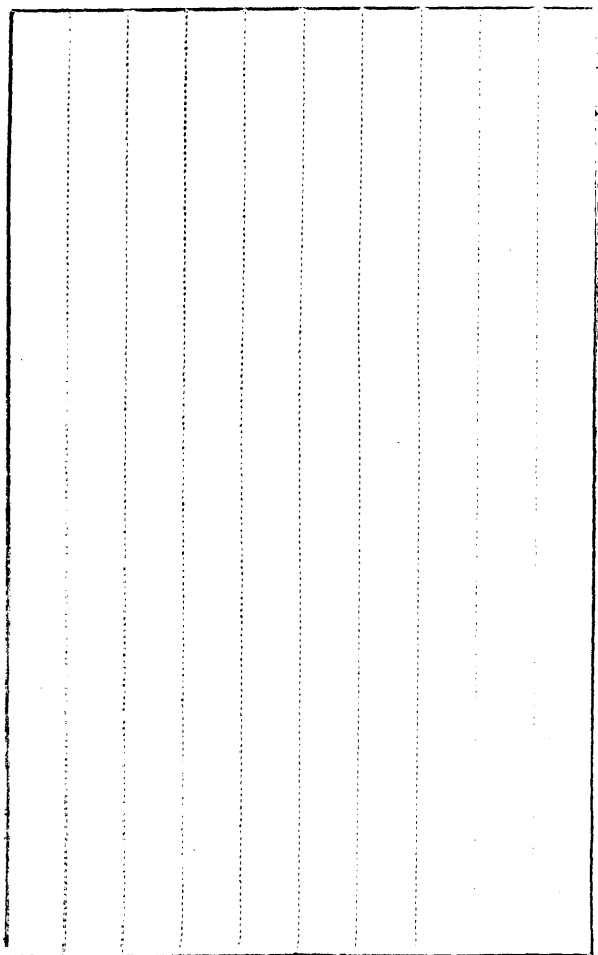
地名	高度	附註
大盤尖	四千尺	爲北高最高峯入冬常見積雪
盤前	三千尺	有外人築室於此以遺著
朝真洞	二千一百尺	是洞最深內見止步碑即不得再入
雙龍洞	一千零五十尺	洞口有鍾乳石一已去其一狀似龍
冰壺洞	一千五百尺	是洞見口不見底洞外終年能聞流水潺潺之聲
九龍洞	一千八百尺	
洞前	一千尺	即雙龍洞之前爲村名有住戶四十餘遊山者恆休息於此
鹿田	一千六百五十尺	爲山中最平坦處有田幾百畝可以耕種

【註】以上各處高度除有幾處係用氣壓表實測外高皆約數並指高於金華城而言若計全高應將金華高出海平若干加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5368



金華金震  
東鉛石印  
刷局代印